



星座学术文丛

流亡与栖居

星座学术文丛编委会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4312
LXF



星座学术文丛

流亡与栖居

星座学术文丛编委会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亡与栖居/刘小枫等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10

(星座学术文丛)

ISBN 7-5402-0322-6

I. 流… II. 刘… III. 东西文化:比较文化-对比研究-文集 IV. G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8571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成金印刷厂印制

850×1168 1/32 10 印张 250,000 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8.80 元

星座学术文丛

第一批书目

再叩永恒之门

吴伯凡等 著

转身的忧叹

——神学与艺术文集

高全喜 著

风化与凝聚

——雕塑艺术比较研究

丁方 张谦 著

流亡与栖居

刘小枫等 著

第二批书目

倾谈

——丁方文集

丁方 著

生命与悲剧精神

高全喜 著

俄罗斯的启示

大迟等 著

先知之门

朱大可 著

责任编辑 郭强
封面设计 工共

星 座 学 术 文 丛

总 序

一位西方学者在一本名为《幸存者：对死囚营生活的剖析》的书中曾这样描述现代文明的状况：“人与上帝的亲缘关系已不复存在，我们曾经拥有的创造性的瞬间也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作为这一瞬间的惩罚性代价，一个与从前的世界相比显得极为卑下、异常狭小、并且自以为是的世界开始出现了。人类的文明要么走向毁灭，并且是让我们与它一同毁灭；要么在其现有的功能模式上改弦易辙。”的确，当文明无力从事真正的创造时，它就会把表现为放肆地亵渎和否定，表现为以自以为是的奇技淫巧来进行的无休止的标新立异当作“创造”，把因价值失落而导致的空前的混乱和疯狂当作空前的繁荣和喜庆。文明就这样进入到它的“节日”即它的末日。在这样的“节日”里，不需要专注于创造的大师，只需要专注于掌声的明星，不需要经典，只需要畅销书。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津津有味、如火如荼地玩着一个力图使他们自己忘却死亡而实际上其本身就是提前死亡的乏味之极的游戏。任何具有价值良知的人都会因此而产生深切的忧患。这不是那种基于某一具体文化形态上的忧患，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价值立场上的忧患，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在于某一个种族、某一种文化的消失，而是在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被围困在因洪水猛涨而不断缩小的沙洲，而且上帝并没有再一次为我们准备一只使我们免遭毁灭的方舟，我们也并没有看到“有圣灵运行于水上”。——谁来为我们说一声“要有光！”？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和艺术大师们反复表达着这种忧患，并且相信这忧患正是现代人得以再生的起点。而这也是我们星座

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的全体学者和艺术家已经达成的共识。鉴此，我们创立了表达这一共识的“星座学术文丛”。本文丛以终极的精神关怀为取向，涉及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对东西方的文化经典予以重新解读，对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进行严肃的评价，并企图在此基础上，为促成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生存论相遇和中国传统之为中国“传统”的历史论相遇，促成中国文化真正地与世界对话，并最终走向人类的精神共同体而尽微末之工。

北京星座文化艺术研究中心

1994年4月

目 录

总 序

精神文化论坛

- 沉重的肉身 刘小枫(1)
流氓的生命周期 朱大可(12)
隐喻的极限 耿占春(38)
-

当代文化评论

- 论艺术的真诚 高全喜(51)
现代艺术中的当下境况与未来希望 丁 方(76)
谁去批评画面 赵汀阳(93)
群体性精神逃亡 贺 奕(104)
歌唱者的精神素描 刘 翔(117)
-

艺术家手记

- 沉思与感悟 王 鲁(174)
西藏生涯语译 洪 磊(193)
-

西方文化解读

- 罗丹雕塑中的思、看与问 徐黎明(205)

艾略特诗中的心灵追寻	谈德义(227)
沙克丝及其作品(附沙克丝诗四首)	海伦·佐恩(236)
不再诱惑	汉斯·昆
.....	菲子 译(249)
“堂皇上帝的荣耀”	卡尔·巴特
.....	王凡 译(258)

人文学典选译

基督就是道路	索伦·克尔凯戈尔
.....	博凡 译(263)
艺术与绝对现实	保罗·蒂利希
.....	倪良康译(281)
艺术与空间	马丁·海德格尔
.....	孙周兴译(295)

编后记	博凡(301)
-----------	---------

沉重的肉身

——关于后现代伦理的无学言述之一

刘小枫

—

大约三千年前，赫拉克勒斯(Herakles)在经受过青春期的躁动骚乱之后，离了婚，过起自由自在的独居生活，以便把自己未来的生命之路想透彻。

这位作为因宙斯故意不小心与某位女人在某个未经约定的欢爱之夜留下的痕迹的人，尽管与宙斯有父子血缘，并且因此而有男性力量之原型这一令所有男人之为男人的魔力，在两位自荐上门的女人面前，感到前所未有的无所适从。

两位女人叫卡基娅(Kakia)和阿蕾特(Arete)。卡基娅生得精美，用现代的说法，颇富性感，善于受用生活；阿蕾特质朴恬美，自称与神有特殊关系，因为她浑身是偶然。两位女人都想赢得作为男性之力的赫拉克勒斯。卡基娅向他许诺适意、丰满和享受，阿蕾特许的是辛劳、沉重和永恒。据称，没有辛劳和沉重，生命不仅无聊空虚，而且与善和时间无缘。

生命的善和时间就意味着承受辛劳和沉重的生命？这个以“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为题的故事，出自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普

罗狄科斯(Prodikos)。他编造这个故事是为了阐明一些伦理问题。

昆德拉(Milan Kundera)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线风景,编造了托马斯与两位女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与二千多年前由Prodikos编造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有令人愉快的相似。不过,昆德拉要料理的是肉身问题。

问题是旧的,感受是旧的,观念是旧的。什么是新的呢?——肉身与言语的编织方式。

自有语言以来,文人们一直在以不同的言语编织形式说着相同的话题:关于我自己的肉身及其与其他某某、种种和什么的纠缠。由于每一个“我”作为肉身都诞生于偶然,“我”的言说就是偶然性之一种偶然的肉身性发生。

二

……老生常谈的命运主题。

特丽莎像阿蕾特一样自荐后,闯入托马斯的独处生活,使托马斯多次为命运问题烦心,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命运与沉重的决断联结起来。

决断为何沉重?因为与肉身的幸福相关。直至在意外的亦是预料中的死之前,托马斯才向特丽莎承认,他的幸福来自选择特丽莎的决断。

昆德拉把“命运”的声音理解为沉重、必然、价值的三重交织。这与他所熟悉的古希腊人对命运的理解大相径庭。

希腊词Τύχη(命运)的含义是“偶然、幸福与不幸”的三重交织。言词的不同含义不仅表现着对肉身在世的不同理解,也隐含着如何安置肉身的不同方式。赫拉克勒斯在十字路口——两个女人前的徘徊,起因于他尚未就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想清楚。

“命运”一词与“必然性”的联结固然是传统说法，但令人生疑。这种联结显然出自一元论者制造的感人的迷信观念，其不可告人的用意在于让人忘掉安置自己的肉身。古代的一元论者声称：世界中的一切都由冥冥中的神安排妥贴，一切发生或不发生都出于天神的意旨的必然；现代一元论者则声称：世界中的一切都由历史规则安排妥贴，一切发生或不发生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些新老迷信观念下，不难发现肉身被当作肥皂泡或“历史”的垫脚石了。

“幸福”与“不幸”这两个全然相悖的含义在一个古希腊词语中令人愕然的交织，表明“命运”确与“价值”无关。特丽莎也是在临死前才体悟到：幸福与悲凉是同一性的发生。

托马斯和特丽莎对“命运”含义的迟来的临终了悟，可以毫不犹豫地归罪于一元论的阴谋。

与希腊时代很近的拉丁作家西塞罗(Cicero)不会有这种理解上的耽误。他说Fortuna caeca est(命运是瞎的)。由此看来，“我”与“命运”的相遇，不是“我”撞上“命运”，而是“命运”撞上了“我”。决断肯定是逃避不了的，问题在于：无论我做何决断，“命运”都会撞上“我”。命运即偶然，而肉身我在的在性即是偶在。

决断之所以沉重，不是因为它与幸福相关，而是因为它与肉身偶在相关。

三

肉身偶在之沉重首先因为其一次性。灵魂据说的不死的，难怪希腊人把灵魂理解为轻盈的虚气。

托马斯竟然相信德国农民的说法：“Einmal ist Keinmal”(只发生过一次的压根儿就等于没有发生过)，甚至产生这样的念头：如果我们只活过一次，当然也可以说根本没有活过。难怪他竭力想

让肉身变得很轻。

只有特丽莎才令他懂得，实情刚好相反。阿蕾特对赫拉克勒斯自称是神的女秘书，的确没有说谎。索福克勒斯写过：从未发生过的，一次性地头一次发生了。这就是肉身之在性。特莎丽的直觉和心性古希腊人相通。

Einmal ist ewig(只发生过一次的才是永恒的)。永远发生着才等于压根儿没有发生过；永远活着的，才根本没有活过。灵魂没有肉身，从来就不曾活过，它只是借助于一次性的肉身才活着。

所有的神都是死的，只有耶稣的上帝活着，因为他在耶稣的肉身上死过一次。

四

基斯洛夫斯基(K. Kieslowski)给自己的一部电影作品命名为“极有可能的偶然”，作品中有一个重复三次的隐喻，以显示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张力：男主角A不只一次突然想到，如果他搭乘那班火车，就可以对自己下一步的未在有把握。每次当他发疯似地跑上月台，那班火车正缓缓驶离。他不得不以自己全部肉身的体力来追逐正不断加速的火车。

隐喻的镜头聚焦在那双全部肉身的希望凝结其中的手和在作加速运动的车把之间的一丝距离。第一次，他终于抓住车把，跳上了火车；第二次，那双手已触到车把，却被一名警察拦腰截住；第三次，那双手终于没有追上车把。

在世界的所有存在者中，肉身是最孱弱的。在所有肉身偶在中，警察的身体是最强有力的。

“极有可能的偶然”与必然只有千钧一发的距离，但终究不是必然。甚至所有的偶然加在一起，也不会得出一个必然。休谟

(Hume)的彻底性和头脑清醒的确令我钦佩：尽管一万年来太阳每天升起，也不能证明太阳明天必然会升起。太阳一万次中的每一次升起，都是偶然。

昆德拉以六个偶然来界定托马斯与特丽莎的爱情事件。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摆脱值得质疑的必然性观念，相反，他以为偶然的积累和相加可以孵出必然，并编织了“必然与偶然”这种颇为令人生疑的言词的联结。

必然性的观念与一元论的观念一样，大概是一个古老的至今仍不断推陈出新的迷信观念——例如血债累累的所谓“历史的必然”。

五

昆德拉的重要作品无不对肉身问题表示出最大的关切。有迹象表明，他大概已注意到：尽管东西方的生活世界中意识形态的手法、功能和技术截然不同，在一个隐瞒着的意图上却是同谋：让肉身没有差别。托马斯的性漂泊乃是为了找回肉身的“独一无二”之处。肉身偶在及其与灵魂之关系，在昆德拉看来，才是真正严肃的问题，因为它“限制了人的可能性，勾划出人的生存的界限。”

一方面，肉身与灵魂被切割开来，以致于我读到，特丽莎的灵魂在观照特丽莎的肉身时瑟瑟发抖。灵魂显然害怕知道，纯粹的肉身存在是可能的。塔美娜和特丽莎所冒险尝试到的“没有灵魂只有肉身的享受”，被昆德拉当作向古老的灵肉一元论发起后现代攻势的有力步骤。

另一方面，肉身与灵魂又重新在一种二元论的方式上被加以联结。这种二元论上的联结可以在种种不同的层面上展开，诸如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知识论的、本体论的以至政治学的。

灵肉一元论与灵肉二元论自古以来就在争议之中,对立的观念势不两立。柏拉图在以他的第一位老师之名来命名的对话篇《克力同》中,已对灵肉一元论表示轻蔑:(据说肉身是灵魂的符号)。柏拉图否认这种联结,并把灵肉加以二元割裂以致于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柏拉图灵肉二元论的阴魂至今不散。

在所有古老的语言织体中,希腊人对肉身的处置问题最为关注,也最为充分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聪明一世的苏格拉底在这问题上也难免糊涂一时。

在古希伯莱的语言织体中,basar(肉身)一词未被重用——据统计在旧约全书中仅出现过二十三次。犹太人保罗对肉身的高度重视,看来得自他所受的希腊语言薰陶。尽管保罗对灵肉的廉洁显得极为复杂以至矛盾,但有保留的一元论的调子是明显的,对肉身存在的肯定不仅从不含糊,而且通过他决不让步的“肉身复活”的观念,把肉身保送到柏拉图拒绝肉身涉足的天上。

不管是古希伯来语还是古希腊语的理解,肉身都不曾遭到侮辱和贬低,甚至还可以看到古希腊人对肉身的审美式崇拜。对肉身的侮辱和贬低是自诺斯替教徒始的。以后又进入了拉丁语言的织体中。西塞罗不知是学着谁的腔调说:In corpore apertum est vel extincto animo vel elapso mullum residere sensum(一旦灵魂被奉献出去或流逝出去之后,肉身上就不再有任何感觉了)。在基督教的拉丁语织体而非希腊语织体中,肉身变得低下卑贱。

十八世纪的法国作家萨德开始颠置肉身与灵魂的位置。追随先师叔本华对唯灵论和精神唯心主义的极度轻蔑,视肉身为人的自我经验和存在经验的唯一场所,尼采借助于查拉图斯特拉的诗才成功地将肉身重置于哲学的中心。他的七弦琴唱的是:我的存在彻头彻尾只是肉身而已,造化的肉身造灵魂仅用它作为自己意志的一双手。

从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中经重大推进者舍勒到其殿军梅洛

· 庞帝, 肉身现象逐步高升, 终获本体论之核心地位, 以希腊词 soma(肉身)命名的肉身学便大厦落成了。

肉身大厦的落成明显晚了些。自从十九世纪有人建立了理念的大厦和历史观念的大厦, 肉身已血肉模糊。

如今倒无需过多地去追究肉身观念的历史沉浮。与后现代的肉身相关的实质问题是: 如何处理自己的肉身, 从各种意底牢结——观念学——意识形态中取夺回肉身的权利。

在《笑忘录》的末章, 昆德拉主张, 应学会谈论自己肉身的希望, 而不是整个人类的希望。

后者明显只是一个空洞无核的意底牢结。

六

俄国哲学家兼散文作家罗扎洛夫在俄土被视为尼采式的疯人。其实, 无论在哲思和诗才甚至思辩的胆略上, 罗扎洛夫都不逊于尼采。在散文集《落叶》中, 罗扎洛夫学着圣约翰的口气说“太初有爱欲”。

“太初有言”被“太初有爱欲”更换了。这一乍看起来令人惊诧莫名的说法, 其实并不那么富有原创性。罗扎洛夫重新拾回的不过是古老的“宇宙爱欲论”的声调。重弹“宇宙爱欲论”, 在二十世纪初不只罗扎洛夫一人。例如, 克拉格斯(L. Klages)就是不同凡响的另一位。

“太初有爱欲”的语词编织显然并没有使言(Logos)的牢固地位动摇丝毫, 而只是加剧了言与肉身之间的紧张关系。二十世纪实是一个唯本文崇拜的世纪, 在本文之下或本文之中蠕动的肉身往往被遗忘。遗忘的技术在东西方的生活世界中各有千秋: 例如, 无处不在的展示肉体的广告或陪伴终身的人事档案以至居维惠太

太送给警察局的结构主义式的解读报告书。

言词或本文压迫肉身已有数千年历史，“太初有爱欲”的说法不过想要给千年历史定罪名。

不过，言词与灵一样，没有肉身是不在的，肉身才为言词或灵在场的提供了所必须的空间——时间性的Da-sein。诗人查拉图斯特拉有言：Seele ist nurein Wort Fur etwas am Leibe（灵不过只是附在肉身上的一个语词）。

有肉身就有爱欲。可以问的倒是：言词有爱欲吗？

昆德拉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笑忘录》中，昆德拉提供了两项证据确凿的事例：卡瑞尔凭靠一个意念的言词才克服了性冷感的阵发；“那个学生”借助于“歌德先生”的一句诗意的赞词，才重新燃起爱欲。

言词也会做爱？

在《男性幻想》这部被誉为分析纳粹意识形态的经典性大著中，文化社会学家特维莱特(K. Theweleit)用整整两大卷图文并茂的篇幅，提供了观念一言词的特别组合做爱的确凿证据。

意识形态在做爱、在调情、在诱奸。意识形态仅从报上头版头条来看向来就是性致勃勃的。难怪昆德拉坚持主张：爱情与做爱必须分开。托马斯试图以他个体的做爱方式像堂·吉珂德那样与意识形态——这词的原意为观念牢结——这架风车作战。对此意图，特丽莎不会懂。

导演考夫曼就懂。当他在银幕上再现托马斯与“既像鹿又像鸛的女人”那场戏时，把那幅落日与白桦树的秋景画换成了女少先队员向勃列日涅夫主席献鲜花行队礼的照片。

也许肉身与爱欲也必须分开。特丽莎与阿蕾特和蒂俄狄玛同属一身。当年蒂俄狄玛女士缠住苏格拉底要他讨论爱欲是谁的问题。苏格拉底不耐烦地问：“请问爱欲的父母是谁？”

蒂俄狄玛答得妙：路和匮乏。